

由一块墓碑说开去

民间史话

任崇海 卜荣

在苏北里下河水乡,有一条蜿蜒数百里滚滚东流的兴盐界河,到了千年古镇大冈,与冈沟河交汇。沿冈沟河西岸向北约两三华里处,曾经有一块占地百亩的墓地,被称为“大冈卞氏陵园”,又称“卞氏宗祠”“卞氏祖塋”。据考证,这里就是卞元亨及其祖父、父亲等人的墓地。20世纪60年代在此出土的《卞公国辅隐君墓志铭》,为研究古盐卞氏祖先提供了重要的物证。

1966年,卞氏祖塋被挖掘,发现石刻墓碑一块,碑上刻有《卞公国辅隐君墓志铭》。经考证,此碑即为卞元亨祖父父之的墓碑。该碑立于元(后)至元四年(1338年)十一月,距今684年,相关研究人员指出,因立碑时间距卞济之去世仅3个月,碑文记叙的内容最接近历史事实,因此,对研究古盐卞氏始祖及其后辈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。1988年成书的《大冈志》采用该墓碑拓片的图案作为封面,《大冈志》和稍后由卞遂宏先生编纂的《古盐卞氏宗谱》均收录了《墓志铭》全文和注释,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,引起研究者和卞氏后人的极大兴趣。此碑现收藏于大冈镇文化服务中心,中心负责人朱国华说,每年都有不少卞氏族人慕名前来瞻仰石碑,追思祖先。

《卞公国辅隐君墓志铭》碑是一整块灰白色青石,高93公分、宽60公分、顶宽32公分,两边斜肩各18公分,厚11公分,碑文从右至左竖排24列、共610个字,每个字约1.5公分见方,正楷阴文,字迹清晰,布局端庄,镌刻精细。

碑文首先交代卞姓来历、卞氏盛族的形成、卞济之定居地及对他一生的评价。接着介绍卞济之婚姻和女儿婚嫁,长子仕震、次子仕泰的情况,详细记叙了仕震在母亲唐氏和父亲先后去世奔丧的过程,之后交代卞济之去世前向仕泰口述遗嘱,仕震遵父命办理后事及济之的安葬时间和地点,并简要介绍孙子、孙女的情况。结尾部分以四言辞赋体铭文,颂扬卞济之生平功德,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怀念。《墓志铭》格式规范,要素完整,层次清楚,叙事严谨。

二

根据《卞公国辅隐君墓志铭》,结合《盐城县志》和《古盐卞氏宗谱》等相关资料考证,卞元亨及其祖父卞济之、父亲卞仕震都是杰出历史人物,拥有传奇的人生经历,受到世人的敬仰,成为卞氏家族的荣耀。

卞济之名卞侏,号巨川,原籍苏州枫桥,生于宋宝祐三年(1255年),从小刻苦读书,长大博学多才,宋咸淳八年(1272年),杭城会考,被主考官看中,推荐做官,初任江西制置司副使,为官一任,不畏权贵,敢于说话,后任吏部尚书。景炎元年(1276年),擢升参知政事(副丞相),世称“大参公”(此说未见于正史。编者注)。在蒙古军大举进攻、南宋朝廷岌岌可危之

时,竭尽全力,抗元救国。宋亡入元,济之拒受元爵,为躲避朝廷追捕,至元十七年(1280年),举家从苏州枫桥迁徙盐邑东溟(今盐城便仓),改讳君用,字国辅,号仁坡老人。隐之海隅,沦为灶民,专注垂钓,不谈国事。

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济之游历中州(今河南洛阳),偶见“枯枝牡丹”,传说系唐代武则天贬斥的“犯花”,引发故宋遗臣感慨,遂携回红、白牡丹,植之庭院,红者学名“紫袍”,端庄艳丽;白者学名“赵粉”,洁白无瑕,是牡丹系列中的极品。济之植花明志:红示报国忠心,白示清白做人。至今七百余年,古本犹存,闻名遐迩。

三

济之的长子,字叔正,号东冈老人,生于元至元三十年(1293年),自幼聪明好学,长大后才识超群,在元朝人分四等歧视性政策下跻身仕林,出任元敦武校尉、余东场(今海门市)司令(七品官),为官一任,清正廉洁,革弊施新,劝农兴商,兴办学校,倡导孝道和谐,深受百姓拥戴,民众称其为“卞孝官”。元统元年(1333年)其母唐氏去世,守孝三年,忧满后任台州(今浙江宁海县)长亭场监运。

元(后)至元四年(1338年),仕震主动辞职返乡。在途中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,日夜兼程,回乡奔丧,忧满后,杜门不出,精心保护枯枝牡丹。他看见伍佑佑圣观庙宇湫隘,捐资增扩其制,焕然一新,并购买良田300亩,以供香火及为住持衣食。明洪武八年(1375年)病逝。

仕震的长子,又讳厚亨、原亨,号柏门老人,又号东溟叟。生于元天历三年(1330年),幼读史书,成年时,好文学,善吟诗,尝试剑,力举千钧。当时伍佑场草地有虎为害,元亨徒手独往,以脚蹴虎颌,使虎立毙。施耐庵在创作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时,就以此为原型,塑造了“武松打虎”的经典情节。

元末巾巾起义,元亨偕子存礼(茂一)应邻场豪杰张士诚聘,举义反元。张士诚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,封元亨为“殿左将军”,率左军在兴化、盐城一带抗击元军;白马银枪,纵横江淮,无人能敌。至正十九年(1359年),迁都苏州的张士诚超拜元亨为兵马大元帅,与朱元璋抗衡,血战八载;至正廿七年(1367年),兵败苏州,元亨解甲归田,遁迹海滨。

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,三次诏命元亨进京“授官”,均遭婉拒,于洪武十年(1377年),被以“忤旨”罪发戍成都,继之又以“附逆”重罪二戍辽东(今山海关北),直到永乐元年(1403年),两戍边陲,历经磨难长达二十余年的元亨,才被赦归故里。他见庭院中牡丹花犹在,触景生情,挥毫赋诗:“草堂松菊晚凋残,独有西园旧牡丹。自是枯枝存劲节,依依唯恋故人文。”寓意虽处于人生逆境,仍不失英雄本色。晚年元亨在东溟隐居耕读,种花抚琴,明永乐十七年(1419年)病逝。著《柏门诗集》等文稿,脍炙人口的《咏牡丹》诗留传至今。

茶客

那天,我提着茶袋和保温杯,四处寻一个安静的角落喝茶,巧遇同事,他是老盐城人,调侃道,没想到你还是个茶客老哥嘛!这土方言茶客老哥真是用得好,像家乡热土蒸腾出的一丝泥土香味,久违了。茶客品茗用茶,这些字眼用时间长了,客客气气,依旧是半生不熟的相识。唯有方言,浸入骨髓,忽而重见天日,你也精神抖擞。

茶客老哥,配这四字,应该有这样一幅图景。老盐城砖瓦房有廊檐,摆旧桌,拖出老藤椅,夏日午后茶缸子泡一壶酽茶,眯一会午觉,才一晌却已觉半天倏忽而过,惺忪眼睛里看周围似乎灰蓝色像戴着茶色滤镜看,一时还没有适应,咕嘟啜一大口,还过魂来,又光灿灿起来,吧嗒吧嗒吸口大前门烟,一晌贪欢。以前有五朵金花和阿诗玛卖,看白胡子老头套一件上海亲戚寄过来的白背心,嘴角叨五朵金花,浓荫下若有所思,忽然觉得艳丽。郁达夫故都的秋味里,早上在老树下喝茶,细数叶缝里漏下来的一缕缕光线,风吹过,光斑乍阴乍阳,那一刻是属于文人的审美,在金色的永生里沉浸一会是一会,不过没有一杯茶做陪伴,这秋天的萧瑟也许就少了味道。

茶客老哥,自然茶瘾重,碧螺春嫌太淡,龙井要搁多点才浓,过去有亲戚朋友千里迢迢去京城,天子脚下买来茉莉花茶,浓香扑鼻,浓烈得如京剧亮嗓子,先声夺人,忍不住让人喝彩。京城的茶叶伺候飘城的茶客老哥,这福分不小啊。隆冬岁月,咸肉切成薄片,锅头一蒸,肥油欲滴,配豇豆角子饭,夹一块微糊的锅巴,吃得饱饱的,抹一抹嘴角,捧一杯酽茶灌一口,点上烟卷,晒个太阳,别提多惬意啊!

澡堂里茶客卧虎藏龙。本地兴澡堂,不妨以带泡澡的茶馆视之,泡澡之人往往喝杯茶,茶水费归跑堂所得,老板不开他们工资。茶叶三六九等,茶钱三块五块十块,若出手阔绰,多给自然恭喜发财。茶客老哥们泡澡泡美了,湿漉漉的身子由跑堂揩毛巾把子,毛孔舒张开来,躺榻上喝茶,海阔天空古今中外,以不切题为宗旨,最喜欢捕风捉影,言之凿凿反而失了本意。谈到尽兴处,大口喝茶,算半个说书先生。茶客老哥们多是茶虫,提醒跑堂多放茶叶。有的图方便,放个玻璃杯在跑堂柜子里,茶具也五花八门,瓷杯子玻璃杯,带茶盖的有把手的,老字辈的茶客老哥用罐头杯子喝茶,大杯子喝浓茶带劲,功夫茶慢条斯理,不适合澡堂红尘热闹的氛围,在这里贩夫走卒和夹公文包的,衣服一脱,悉成裸形,大口喝茶,朗声说话,不必谨小慎微,都是红尘之客,譬如朝露,得一时之欢,抵十年尘梦。

忽然想起大学同乡老蒋,他是茶客老哥的好苗子。虽然手头拮据,雷打不动的是几块钱的烟卷和一壶茶。茶不会差,出扬州院西门,茶庄买二两西湖龙井,把果珍玻璃杯洗干净,泡一壶,坐床沿抽烟喝茶。落霜的早上,室友从被窝里起床一哄而散,他就把横亘在床之间的大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,床上被子叠得叠角崭方,干干净净,床单是蓝白相间的条纹,他坐窗沿,跷起二郎腿,抽烟喝茶,有同龄人不相称的稳重。靠稳重和诗,早早谈了对象。谈天时常冒出冷语反戈一击防不胜防,然后沉默,继续喝茶。这冷峻的风格倒是本地少有,算是茶客里的师爷。

话扯远了,有一天诗人朋友带我去访本地一老房子,老房子保留了盐城20世纪瓦房的特色,荒废很久了,廊檐依旧,青砖铺地,木柱油漆斑驳,青苔点点,屋外有老银杏树。当年也是茶客们销魂的好地方啊。木窗布满蜘蛛网,我轻轻一推——斜风细雨,一阵轻寒。

风悠悠

张郎

